



凤凰卫视
凤凰书品

坚守与突围

李鸿章与大清帝国

凤凰书品 编

『大视野』下重新解读李鸿章

人生沉浮进退之间

看李鸿章如何突破大清帝国之困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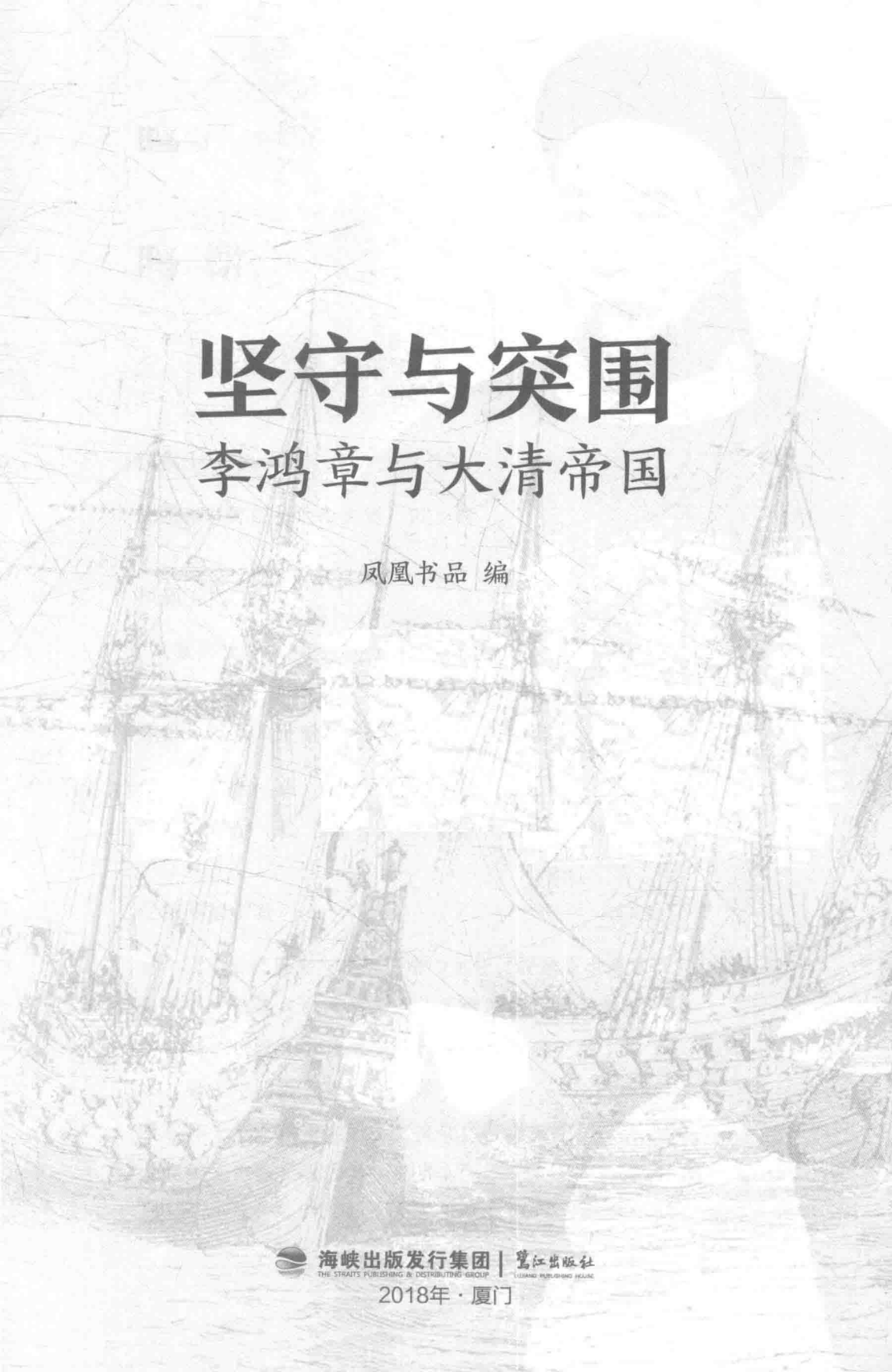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鹭江出版社

LUJIANG PUBLISHING HOUSE

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etailed, sepia-toned illustration of a large steamship, likely a battleship or transport ship, with multiple masts and funnels. Overlaid on the upper right portion of the ship is a faint, circular portrait of Li Hongzhang, a prominent Chinese official and military leader. The overall style is historical and evocative.

坚守与突围

李鸿章与大清帝国

凤凰书品 编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鹭江出版社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 |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

2018年·厦门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坚守与突围: 李鸿章与大清帝国 / 凤凰书品编. — 厦门: 鹭江出版社, 2018.10
ISBN 978-7-5459-1496-2

I. ①坚… II. ①凤… III. ①李鸿章 (1823-1901) — 生平事迹 IV.
① K827=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31998 号

JIANSYOU YU TUWEI: LI HONGZHANG YU DAQING DIGUO

坚守与突围: 李鸿章与大清帝国

凤凰书品 编

出版发行: 鹭江出版社

地 址: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

邮政编码: 361004

印 刷: 捷鹰印刷 (天津) 有限公司

地 址: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秀园道16号

邮政编码: 301721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插 页: 1

印 张: 22.75

字 数: 335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9-1496-2

定 价: 5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厂调换。

鸣 谢

凤凰卫视主持人：

王鲁湘 陈晓楠 窦文涛 田 桐

凤凰卫视栏目组：

《凤凰大视野》《世纪大讲堂》

纪录片撰稿人及编导：

田 河 季 宇 叶海鹰 施纯志 陆 璐
陈克勇 汪 斌 黄大明 胡美茵 潘慧贤 韩 潇

受访专家学者：

翁 飞（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、安徽省李鸿章研究会副会长）

张 鸣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）

雷 颐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）

姜 鸣（中国近代海军史专家）

董丛林（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）

金满楼（作家、近代史研究者）

刘 刚（独立学者、自由写作者）

李冬君（历史学者、自由写作者）

宋路霞（历史作家）

李喜所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）

方 堃（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）

张 炜（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）

徐 焰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）

虞和平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）

汤重南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）

戚其章（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）

罗澍伟（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）

马自毅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）

朱荫贵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）

李胜良（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税务研究所研究员）

孔祥吉（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）

依田熹家（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）

.....

目 录

第一章 “叫花子军”学摩登 / 1

上海！上海！ / 3

翰林变绿林 / 8

“叫花子军”战上海 / 13

痞子腔驭洋兵 / 21

第二章 洋务运动的光荣与梦想 / 31

军工企业，南柯一梦？ / 33

“戴红帽子”的民用企业 / 43

铁路曾是违章建筑 / 54

海归，忧伤的“海龟” / 68

第三章 海军蹒跚学步踉跄行 / 89

中国舰队姓“英”不姓“中” / 91

强盗来了，打打海防补丁 / 98

军舰，买买买！人才，养养养！ / 113

第四章 大清的悲剧：惹不起，也躲不起 / 135

法狼来了，战还是不战？ / 137

来吧，我让你先开枪 / 151

以战求和，“消防员”与“和事佬”齐出动 / 171

第五章 日本来了：老鼠身材，老虎野心 / 189

餐桌上的麻辣外交 / 191

落伍，缘于傲慢与偏见 / 198

日本人曰：中国军舰像巨兽，日本军舰像玩具 / 225

“鼠身虎心”角逐朝鲜 / 234

第六章 中日对决：一个成了破落户，一个成了暴发户 / 257

中日军备竞赛，嘀嗒嘀嗒…… / 259

日本组合拳：情报战 + 偷袭战 + 外交战 + 舆论战 / 270

美媒：日本是在文明的外衣之下具有野蛮筋骨的怪兽 / 287

战争财，日本卖春妇也有份 / 307

第七章 李鸿章死了，一个时代结束了 / 325

结强援，抱一抱俄国的大腿 / 327

出洋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 / 334

钟不鸣了，和尚亦死了 / 345



第一章

“叫花子军”学摩登

丈夫只手把吴钩，意气高于百尺楼。

一万年来谁著史，三千里外欲封侯。

——李鸿章《入都》（其一）节选

上海！上海！

1860年7月1日清晨，值守上海城头的清军士兵绝望了，一个意外的发现让他们心惊肉跳：一夜之间，黄浦江对岸冒出数万太平军，上海成了一座孤岛！

外表柔弱的太平军悍将李秀成，5月攻破清军苦心经营的江南大营后，兵锋直指清军在苏南唯一的据点——上海。据英商在沪创办的英文报刊《北华捷报》称，上海当时是清王朝对外贸易的心脏，其他港口只不过是血管。自1843年开埠后，上海从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县城，崛起为一座国际化商贸港口。那里商贾买办麇集，各国驻沪机构林立，英、美、法相继辟有租界。

这片华洋杂处的膏腴之地，同时也是战略要地，太平军有心攻取，却不敢轻举妄动。一次秘密的会晤，在百里之外的苏州城进行，一方是李秀成和洪仁玕，另一方是英国传教士。李秀成托传教士带信函给上海的英法公使，让他们支持太平军入城，太平军则会保护英法商人的在华利益。

这个和平占领上海的方案，源于太平天国相信它与洋人之间特殊的情谊。对这个打着“基督教”旗号的政权，西方国家起初持冷静的观望态度，以中立静待时局变化。最欢呼雀跃的是西方传教士，他们数百年来苦恼于攻不破中土壁垒，如今竟然有一帮中国人主动站出来，将上帝的福音传遍每一个角落！英国基督徒曾发起一场为中国印刷100万册中文版《新约全书》的募捐活动，不到一年，认捐金额多达四万英镑。有西方观察家乐观地估计，基督教彻底占领

中国的日子已近在眼前。

在太平天国的荒唐让洋人大跌眼镜之前，它与洋兄弟有过一段微妙的“蜜月期”。李秀成单纯地认为，攻打上海是中国人之间的事，只要不伤及外国侨民，洋兄弟就没理由加以阻拦。出征前夕，李秀成还特意发信告诉外国人，让他们在门口悬挂黄旗表明身份，以免被误伤。做好这些精心准备后，李秀成开始向上海挺进。

1860年8月19日清晨，当李秀成带着三千人马来到上海县城西门时，迎接他们的不是招展的黄旗和洋兄弟的鲜花，而是埋伏好的英法士兵疯狂的射击。据说当时李秀成坐着软轿，他的轿子也遭到炮击，脸颊被弹片划伤。

这并不是洋人第一次变脸。1858年与清政府签完《天津条约》，西方列强取得长江流域的内河航运权，而当时长江下游在太平军的控制下。有一次，一批英国军舰闯入长江，直逼天京城外，在江面上游弋示威，太平军就开炮轰击，双方火器互攻甚为稠密。

在这场军事冲突前不久，洪秀全刚跟洋人们称兄道弟，褒扬洋兄弟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出手灭“清妖”。在洪秀全给英国特使额尔金发去的“御诏”里，满是“西洋番弟把心开，替天出力该又该。替爷替哥杀妖魔，报爷生养战胜回”之类古怪的词句，翻译官看完头都大了。

西方列强的外交策略是务实，在与清政府达成有利可图的协议后，就将太平天国视为实现既得利益的阻碍，于是炮口悄然转向。然而，幽居天京纵情享乐的洪秀全并不了解此次冲突真正的原因，仍旧认为洋人是太平天国的好兄弟，于是下诏将开炮的太平军将士斩首，并派遣专使道歉。

在李秀成出征上海前夕，西方列强出于国家利益考虑，对太平军的种种友好表示一概置之不理。尤其是《北京条约》签订后，西方列强的胃口一时得到满足，清政府万一垮台显然对他们弊大于利。辛酉政变后上台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，似乎比咸丰帝“更识时务”，主张守约以防生变，并做出“借师助剿”的决策，还花数十万两银子向英国购买军舰。

清政府之举让西方列强最后一丝担心随风而逝。相反，太平天国与洋兄

弟之间在精神信仰方面已然决裂，西方传教士纷纷离开天京，带走温和的同情，留下湊神的怨恨。

1861年9月，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在夺取九江之后，又攻克太平军固守八年的安庆。天京的西大门安庆易手，使得太平天国的首都失去长江上游的最后屏障，太平军在西线陷入无可挽回的颓势。李秀成率军向东突围，横扫江浙，连克宁波、杭州等江南重镇之后，剑锋再度指向上海。



李秀成围攻上海的脚步声，太平天国的王和士兵让上海官绅胆战心惊。他们当中

很多人是从江浙一带逃亡而来的殷户富豪，本以为来到这片避难者的乐土，仰仗洋人的庇护，可以高枕无忧，如今上海孤悬一线，局势看来很不妙。上次李秀成虽然很快就从上海撤军，但交战期间日则烟焰迷离，夜则火光照耀，更可怕的是炮声震天动地，实在让人吃不消。

1861年11月18日，安庆来了不速之客，其中一位是江南名士钱鼎铭。钱鼎铭曾任户部主事，亡父钱宝琛与林则徐私交甚好，同属强硬的禁烟派，官至二品巡抚。钱鼎铭等人从上海乘坐火轮船，不顾江面飞炮如雨，越过太平军重重封锁，冒险前来干什么？原来是找曾国藩搬救兵。

12天前，上海已有一拨人赴安庆请兵，说上海每月可筹饷60万两之多，绅民愿意资助湘军饷银，只求援兵早赴江东。现在钱鼎铭受上海道台之托前来，又说沪滨商货骈集，税厘充羨，饷源丰富，若落入敌手，未免太可惜。终日为饷源愁眉不展的曾国藩，自然大为心动，只是苦于无兵可拨。

在曾国藩面前，上海官绅的代表钱鼎铭不仅诱之以利，而且动之以情。

他久住不去，屡屡涕泣哀求，大有申包胥哭秦庭之势，连“曾剃头”都为之泣下。曾国藩又喜又愧：喜的是上海绅民视湘军为救世主，足见湘军声望之高；愧的是他身为两江总督将近二载，尚无一兵一将达于苏境，上愧对朝廷，下愧对吴民。

钱鼎铭的安庆之行，改变了一座城市的命运，也改写了一个人的人生。这个人当时位卑不足道，只是曾国藩帐下一介幕僚，从事出谋划策和起草奏折的工作。钱鼎铭到达安庆当日，曾国藩就与这个人商谈良久，此后又与这个人恳谈多日，共商救援江苏之法。

这个人是谁？李鸿章，曾国藩的门生。这一年，李鸿章已经38岁了，却混得不太如意。想当年他24岁就中进士点翰林，帝师翁心存初次见面即惊呼“是人功业在我辈上”，如今只是在军营给人打杂，英雄能不气短？早年他入京应试时就放言“一万年来谁著史，三千里外欲封侯”，如今壮志仍在，只欠云梯。

上海绅民的金钱和眼泪，终于消融了曾国藩的顾虑，曾大帅承诺翌年二月

派兵援沪。但是，问题又来了：派谁去解上海之围呢？有位名叫吴坤修的盐运使衔将领主动请缨，愿募兵六千赴苏沪救援，但曾国藩认定他不是李秀成的对手，便以“新兵恐难得力”婉言拒绝。

曾国藩的私心是，上海富甲天下，已许诺每月接济湘军10万两饷银，应该把这个肥差优先给九弟曾国荃。不料曾国荃不屑一顾，心里的小算盘打得更精。当时太平军已成强弩之末，湘军屯重兵于安庆，意在対天京形成合围，诸将领都想



李鸿章

争抢攻破天京的首功，谁都不想临时分心援沪。

机遇终于眷顾另一个人了。在分兵援沪一事上，湘军诸将领推三阻四，这让前来请兵的钱鼎铭心焦如焚。有一天晚上，钱鼎铭去找李鸿章，极力渲染援沪的灿烂前景，说像李鸿章这样的人去了，肯定大有作为。

对钱鼎铭所描述的十里洋场、财富如山的上海，李鸿章倒也兴趣盎然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或许是他摆脱寄人篱下境遇的机会。虽然他被老师曾国藩倚为左右手，然而湘军毕竟多为湖南人，门户观念深重，他一个皖人夹杂其间，难免会受闲气。

有一次，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闲聊时拿李鸿章说事，说少荃（李鸿章，号少荃）每日晚睡懒起，想必皖地民风如此，难怪全省以负贩为业，少有正途。李鸿章想起彭父在合肥当过官，便回讽说，雪琴（彭玉麟，字雪琴）你有所不知，安徽民风勤勉，自从令尊执政数载，竟变慵懒了。彭玉麟当即一记老拳挥来，李鸿章可不是省油的灯，马上予以还击。两人扭打在地，经在座众人劝解才罢手，但从此结下梁子。

机遇就像一个气球，飘过来的时候，你不赶紧抓住它，就有可能转瞬即逝，或者飘到别人头上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李鸿章马上自告奋勇，提议由他返乡募兵援沪。曾国藩很早就中意两淮健儿，认为皖省民气刚劲，而湘军因连年征战，湘省兵源枯竭，将士也比较疲惫。此时李鸿章挺身而出，可谓一拍即合。

虽然李鸿章以前办过团练，也带兵打过仗，但他能否挑起援沪的重任，曾国藩心里没底。曾国藩最理想的计划是，以曾国荃为援沪主帅，李鸿章、黄翼升为辅将，可惜曾国荃拒不应命。曾国藩转而函请老将陈士杰出山相助，不料也碰了壁，人家以母亲年老为由力辞。

历史的机遇就这样成全了李鸿章，而李鸿章也没有辜负历史的选择。从他翌年春天独自率淮军赴沪那一刻起，人生的迎春花就盛开了，并且一路绽放了30多年。

翰林变绿林

如若岁月静好，李鸿章也就当个太平京官终老，如今生逢乱世，“翰林变绿林”，一切从零开始。他后来深有感触地叹道：“吾辈文人，临战非武夫比。”

李鸿章投笔从戎，始于1853年。听闻太平军攻克省城安庆，当时在京师供职的李鸿章急了，就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疏献言献策。李鸿章的文笔很好，平时经常为吕贤基草疏言事，那天吕贤基自然让他代劳。李鸿章连夜翻检书籍，审察时势，搜肠刮肚写了一长篇奏疏，派人送到吕宅后倒头大睡。第二天中午醒来，李鸿章跑去吕宅打听消息，一进大门就听见吕家哭丧般的声音，只见吕贤基从屋里跳出来说：“君祸我，上命我往。我亦祸君，奏调偕行。”

一纸主动请缨的奏疏，后来成了吕贤基的催命符，却成了李鸿章的垫脚石。清闲安稳的京官生活，对于一般人来说心满意足，可是对于李鸿章来说，那种味同嚼蜡的日子燃不起旺火。

抛弃了温柔富贵乡的舒适安逸，李鸿章踏上了一条荆棘路，那里只有血泪和死亡。纸上谈兵易，带兵打仗难，李鸿章统率淮军之前的战史，并无多少光彩可言。奉命回皖办团练不到一年，吕贤基就兵败舒城投水自尽，李鸿章则在家仆刘斗斋的劝说下，骑马溜回家了。

时人说李鸿章早年“专以浪战为能”，别说根本不是太平军主力的对手，就连家乡的土匪都搞不定。据说有一天拂晓，李鸿章率乡团迎战土匪，结果落荒而逃。李鸿章带着散兵游勇逃呀逃，路过一户人家，发现厨房里米饭蒸熟了，主人却不知躲哪里去了。当时已过午后，李鸿章饿坏了，就一脚跷踩灶沿，一手揭盖，一手取盏，一边狼吞虎咽，一边招呼大伙说：“快干，好跑。”

李鸿章丢人可不止一回，有一次听说太平军大军将至，赶紧带乡勇先逃，

以致清军数十座营垒被攻破，清兵死伤无数。清军将领和春闻讯，带数千精兵星夜驰援，奋力攻击太平军，这才解了围。次日，李鸿章来见和春，奉承说：“声威大震，以军门为最。”和春回敬说：“畏葸溃逃，当以阁下为先。”和春真不给面子，李鸿章羞愧难当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件糗事在大江南北传为笑谈。

虽然闹出不少狼狽事，不过，李鸿章办团练也不是毫无成绩，四年间因功累迁，最终头上多了一个省级的虚衔——按察使衔。当然，就凭他当年那点本事，估计李秀成瞧都不愿多瞧他一眼。现在要他独当一面，回籍组建一支队伍来对付李秀成，压力可真不小。

李鸿章的家乡合肥民风强悍，如今“兵、匪、发、捻”交乘，民间纷纷结寨自保。其中以西乡团练声势最大，百里之内互为声援，“贼来则战，去则耕；贼近则守，远则出击”，被地方官奉为上宾，时常招请出战。

合肥西乡有“三山”——周公山、大潜山、紫蓬山，各有“山大王”：周公山下有张树声兄弟，大潜山下有绰号“刘六麻子”的刘铭传，紫蓬山下有周盛传兄弟。西乡三山团练的凶悍是出了名的，他们在狠命杀伤对手的同时，精心保存自己的实力，这一点丝毫不比湘军逊色。曾国藩说他们野气未除，其实正是其长，李鸿章则称他们“勇烈冠时”“能战而多士气”。

俗话说：“打虎还得亲兄弟，上阵须教父子兵。”这些半兵半匪的亡命之徒厮杀起来，带有浓厚的“血亲复仇”性质，常常是父死子继，兄亡弟承，一人战歿，阖家上阵。与半是大烟鬼、半是可怜虫的大清正规军比起来，这种团练武装显然强悍很多，以至于陈玉成、李秀成这样的太平军名将都惧怕三分，告诫手下勿犯“三山”。

家乡合肥的团练已成气候，这成为李鸿章组建淮军得天独厚的资源。他把三弟李鹤章打发回东乡老家招募旧部，自己则把目光聚焦于西乡。早年在家乡“浪战”时，他就与西乡团练结下不解之缘，也因为喜欢与这些“山大王”厮混，而被乡人戏称“翰林变绿林”。他深知这些久历沙场、死缠蛮打的“山大王”只要稍加调教，日后会是不可多得的将才。

真是机缘巧合，当时西乡“山大王”想转型，正在寻找出路。有一天，持

重老成的张树声召集各团练头目密议，说我们皖中诸豪振臂一呼，虽可谓举足轻重，但像现在这样不官不民不匪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你看人家曾国藩是钦命的团练大臣，而且治军有法度，天下属望，我们何不跟着他建功立业？

诸位“山大王”一呼即应，张树声便出面致函李鸿章，请他向曾国藩转达他们的投效之意。此信写于上海请兵之前数月，当时李鸿章将信件转呈曾国藩，曾国藩阅后大加赞赏。后来曾、李商量援沪之法时，还请张树声赶赴安庆商谈。

在收编西乡团练的同时，李鸿章还到处网罗新知故旧，物色淮军营官及幕僚。1862年2月，除周盛传兄弟被编入亲兵营之外，首批招募的“树”（张树声）、“铭”（刘铭传）、“鼎”（潘鼎新）、“庆”（吴长庆）四营陆续开到安庆集训。2月22日，李鸿章正式移驻安庆北门外新营盘，建立独立的指挥部。

当张树声等十余名营官和准营官鱼贯而入总督府，两江总督曾国藩迎至廊下，之后的“怠慢”让他差点挨揍。足足有两小时之久，曾国藩就在走廊来回踱步，一个个地端详，却无一句问答，害得他们连咳嗽一声都不敢。这么冷的场面实在让人难堪，这些武夫血气方刚，哪里受得了这种侮辱？挥袖摩拳准备动武。就在间不容发之际，曾国藩突然笑脸相迎，说诸君均是人杰，请入筵席欢饮。

善于“相人术”的曾国藩，在这次目测中最看好两个人——沉着耐心的



曾国藩